

海外中国与 青年与 社会运动

政治参与的多重境遇
困与时代机



Peter Yew Protest, 1975, 摄: Corky Lee

2021年3月16日, 6名亚裔女性按摩师, 包括两名华人, 在美国亚特兰大针对按摩店的枪击案中身亡。这场枪击案掀起了亚裔社群的恐惧和愤怒, 也将亚裔群体所遭受的种族歧视——特别是亚裔女性被过度性化和物化的问题——再次推到了聚光灯下。自新冠疫情以来, 在北美及更广泛的西方世界, 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层出不穷。据倡议组织“[停止反亚太裔仇恨](#)”(Stop AAPI Hate) 统计, 在2020年期间, 美国就有超过 2800 起针对亚裔美国人的仇恨事件。此外, 在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煽动下, 美国社会的反华情绪持续高涨。最近的皮尤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与此同时, 海外留学生、行动者以及被边缘化的群体也承受着国内右翼舆论对“境外势力”的污名化, 甚至遭受网络暴力的攻击。在我们撰写这份报告之际, 近二十多个国内高校性少数社团公众号被封【注1】, 民粹主义网络喷子把舆论的矛头再次转向了国内外的性少数群体。作为在美华人重要组成部分的近40万中国留学生【注2】, 首当其冲地成为了大国博弈和日常反亚裔、反华、民粹主义情绪——包括其厌女与恐同恐跨倾向——的受害者。

然而,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注3】和行动者愿意为自己和他人的处境发声, 积极地在跨国空间中参与及促成社会正义运动。TA们之中有的人经历了直接或间接的种族主义事件, 有的人受到“[黑人同命](#)”(Black Lives Matter, 简称BLM) 抗议活动的启发, 但都更加关注社会正义议题, 参与甚至组织了在地的社会运动, 着手于议题的交叉性, 发出自己的政治呐喊。例如, 在亚特兰大枪击案后, 在纽约和温哥华的中国女权主义者走上街头, 高举着海报, 主张支持“[停止反亚裔仇恨](#)”也必须支持“[黑人同命](#)”和[性工作的去罪化](#)(Decriminalize Sex Work), [拒绝做模范少数族裔“优等生”](#)(I'm Not Your Model Minority)。

然而, 由于中国学生和北美华裔被广泛地贴上政治冷感的标签, 我们对这样一群海外中国学生和青年的了解甚少: TA们是谁? TA们关注哪些社会议题? 这些海外(留)学

生或行动者为什么开始关注和参与在北美的社会正义运动? TA们在政治参与、发声和组织过程中遇到怎么样的困境? 需要怎样的支持?

作为一群投身于社会运动的中国(留)学生和行动者, 我们——或许和在读这份报告的你一样——时常感到孤立无援, 也时常思考自己是否能够做些什么。为了更好地了解海外(留)学生和青年的政治参与经历, 记录行动者的声音, 也为了给被一致贴上“政治冷感”或“小粉红”标签的中国(留)学生去污名化, CSA (Chinese Students & Activists Network, 即中国(留)学生和行动者网络)发起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基于110份问卷的调查结果和16个访谈中的经验分享, 我们撰写了这份报告, 并在文末提出建议, 以帮助这个社群及其盟友更好地支持海外中国(留)学生及行动者, 让TA们有更多的资源与空间参与社会运动, 推动社会正义。

最后, 如果你是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或行动者, 希望读到这份报告的你能知道:

你不是孤身一人。我们很快会相遇。

【注1】2021年7月6日, 各大高校性少数社团公众号被全部封禁, 在微信上统一显示为“未命名公众号”。

【注2】在美国持有F1学生签证的人数。

【注3】我们使用“中国(留)学生”这个词来包括持有学生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身在海外、自我定义为中国学生但并非留学生的群体。

TA们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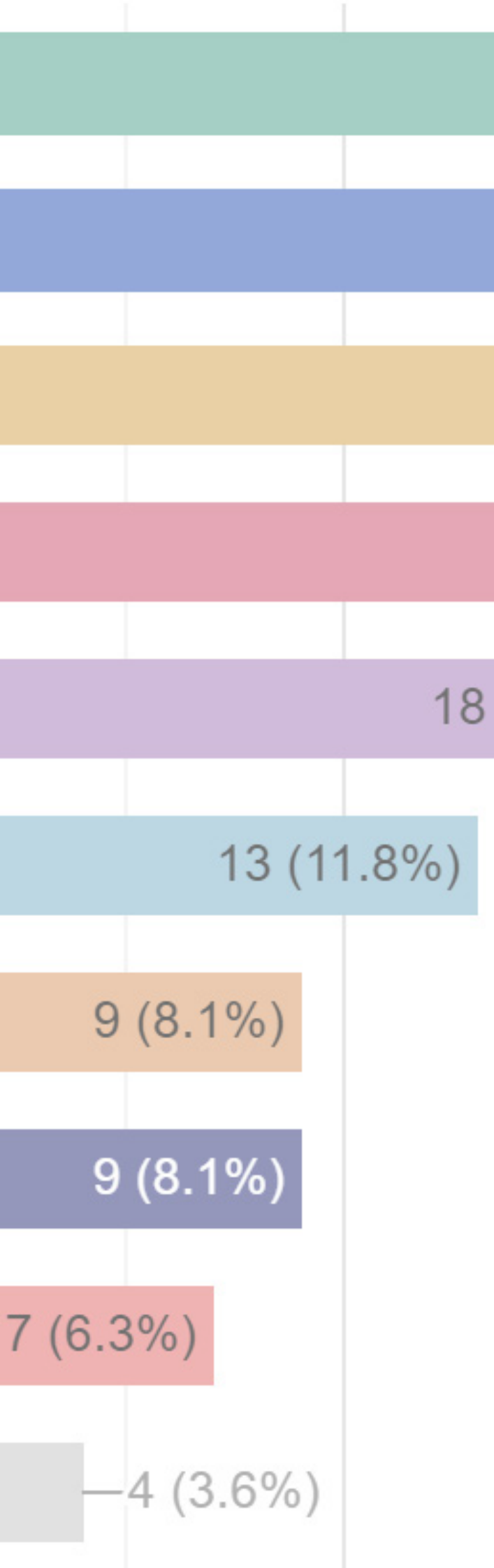
虽然主流媒体时常把中国(留)学生描绘为一个统一且高度相似的群体,但生活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及行动者实则非常多元。TA们可能有不同的政见、教育程度、人生经历和多重身份(例如,少数族裔背景、性别认同和移民身份等)。由于这份报告的初衷是致力于了解想要或正在参与社会正义运动的海外中国(留)学生,有着研究者和行动者双重身份的我们,选择了以“滚雪球”的方式,在各大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和CSA邮件推送中招募问卷的参与者。在填写问卷的参与者中,有50人愿意接受后续采访,最终有16人同意且参与了后期一对一的深度访谈【注1】。

因为很多参与者是从研究团队成员的社交平台上看到招募信息而报名的,这意味着问卷辐射到的群体多少对社会正义有所重视或投入——这是我们这份报告的局限,也是其珍贵之处。有近85%的参与者表示自己参与过某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包括校园内的、社区中的或大型的全国性活动),还有19名【注2】受访者表示自己曾参与社会运动的组织工作。虽然在政治参与上,TA们有相似之处,但参与者们的性别、年龄、学历有所不同。下面为读者简单介绍调查问卷和访谈参与者的背景组成。

【注1】在这16人中有13位女性、2位男性与1位非二元性别者。5人为博士,2人为研究生,9人为本科生。

【注2】本题可多选。





CSA调查问卷搜集了110份有效问卷,其中有79位女性、24位男性和4位非二元性别的参与者,另有3位参与者未指明性别。填写调查问卷时(即2021年),TA们其中年龄最大的朋友已60岁,年龄最小者为18岁,大多数受访者年龄在22岁至25岁之间【注3】。大多数参与者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或正在接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教育,其中包括45位研究生和18位博士生。另有6位受访者是高中生。

参与者所从事的学科领域中,社会科学类比例最高,其次是人文类【注4】。选择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类和商业管理类的人数近乎持平,均在20人次左右。除法律类专业无人选择(可能由于大多数美国学校不在本科阶段设置法律专业),其余所有专业大类均有至少1人次选择,包括农业和医疗健康类。绝大多数参与者高中阶段就读于中国内地的公立高中,有21人就读中国内地的国际高中,有21人在美国就读高中,另有6人高中是在其他国家就读【注5】。目前有约45%的人在美国、中国或其他地区远程上课【注6】;仅有17%的参与者在美国线下上课。共有29位受访者已在美国工作,其中10位受访者正在使用OPT签证在美国工作。

【注3】60岁1人,18岁共3人,24岁共16人。

【注4】本题可多选。近40人次勾选了社科类,有23人次选择了人文类。在询问受访者专业时,我们允许受访者选择多个专业领域,因此各个专业领域总人数超过受访者总数。

【注5】本题可多选。

【注6】33%的人在美国远程上课,还有约12%在国内或其他国家远程上课。

在参与调查问卷时,超过60%的参与者生活在美东。来自美国南部的受访者较少,仅有5名。另有2位生活在加拿大。大多数受访者来自中国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在我们的问卷中,来自广东的受访者也最多,共20人(占18.2%)。北京、上海直辖市并列第二。来自浙江、山东、四川等国内人口较多的省份受访者数量紧随其后。有些受访者的身份认同包含多个省份(例如同时包含上海和浙江),或者更认同某个地域而非省份(例如东北地区、珠三角地区)。由于主要参与分派问卷的四名志愿者里有三位地处美东,一位地处南部;两位籍贯广东,一位来自浙江,一位来自北京,这可能导致在我们的样本中来自这些地区的人偏多。尽管如此,本问卷受访者涵盖的国内省份共有20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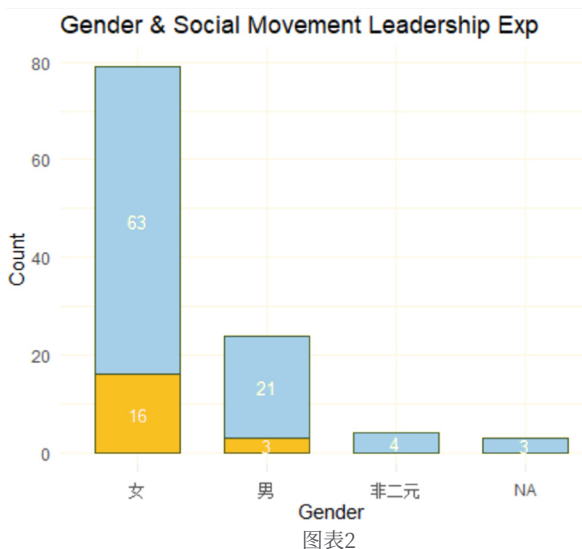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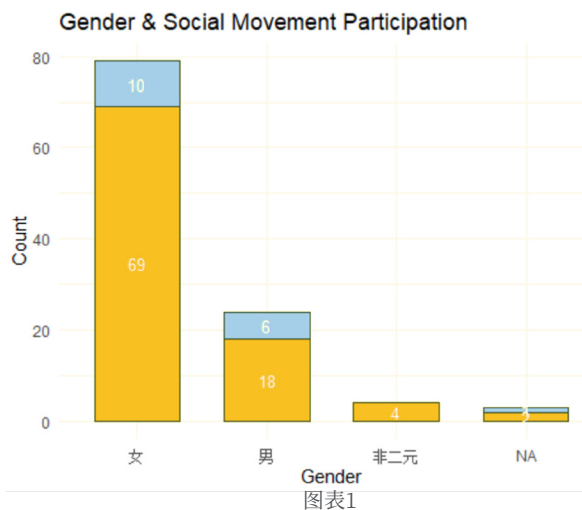
如右图所示,参与者的身份认同和TA们社会运动的参与度有所关联【注7】:

在分性别的统计中,虽然参与社会运动的女性和男性在该性别的所有调查参与者中的占比只相差12%,但女性承担社会运动组织工作的比例将近是男性的两倍【注8】。非二元性别的4名问卷参与者均有参加社会运动的经历。未指明性别的受访者中,一半参与过社会运动。各个受教育阶段的参与者参加社会运动的比例均超过80%。有过组织社会运动经历的博士生比例最高,占近39%。这一比例在研究生和本科生中分别约为13%和12%。高中参与者中,1人组织过社会运动。数学和计算机专业以及商业管理类专业的受访者参与社会运动的比例较低。大多数有组织经验的受访者都来自人文社科类。

为了解高中类型对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可能有的影响,我们也询问了参与者就读的高中类型。数据显示在国内读私立学校的参与者有组织社会运动经验的比例是最高的。但由于在北美读私立和公立高中的参与者样本较少,我们无法明确做出有关高中类型的推断。未来有机会,我们希望可以在这方面搜集更多的数据进行深入探索。

【注7】黄色部分表示曾参与社运(图一)或曾组织社运(图二)的人次,蓝色部分为未曾参与或未曾组织社运的人次。由于我们的数据并不能直接验证因果关系,在这里我们说的都是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注8】女性受调查者中曾参与社会运动的比例是87%,男性为75%。女性有组织社会运动经历的占20.3%,男性中这一比例为12.5%。非二元性别和未指明性别的调查参与者没有组织社会运动的经历。



海外中国(留)学生和行动者的政治参与

2.1 海外中国学生关心什么社会议题?

我们发现问卷调查的参与者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十分广泛。在问卷中,我们邀请参与者给12个社会议题排序。通过加权的方式(为排名第一的议题赋6分,排名第六的议题赋1分,以此类推,未列出不赋分),参与者对各个议题的关注程度由高到低排序如下:

1. 新冠疫情及疫苗发展
2. 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
3. 女权运动
4. 留美工作签证移民法相关政策
5. “黑人同命”运动
6. 假新闻
7. 劳工权益
8. 性少数权利
9. 环保问题
10. 美国高校录取政策
11. 原住民议题
12. 残障议题



2.2 TA们为什么开始关注社会议题?

身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行动者因何开始关注政治事务,又有什么人、事件或经历影响了TA们的政治观点?我们收到的回答涵盖多个维度,包括自己与他人的经历、历史中的和当下的政治事件、所受的教育、家人朋友、政治人物以及思想家。也有受访者认为,独立的事件或个人无法影响其政治观点,是一系列影响累积的结果。我们为读者列出了具体例子,描述不同因素如何对调查参与者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参与产生影响。

个人遭受或目睹的歧视经历

28位调查参与者提到,自己遭受到的歧视影响了TA们的政治立场。一些歧视经历与疫情相关,例如疫情发生后,在街头被人用歧视性语言称呼或被肢体攻击。另一些与疫情无关,例如在学校被白人同学排挤,以及亚特兰大发生的针对亚裔女性的枪击案。

还有人特别提到了语言所导致的歧视经历。例如,一位参与者因在美国公共场合使用中文受到歧视,还有一位因上学时无法讲流利的普通话而被同伴排挤。

针对其他种族的歧视和反歧视运动

12名调查参与者表示自己是因为目睹或听闻除亚裔以外的少数族裔受到歧视而开始关心种族议题的。TA们普遍提到了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和BLM运动。其中一位参与者还提到,亚裔对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影响了TA的政治立场。还有受访者是因为中国国内少数族裔的遭遇而开始关心政治的。



抗议乔治·弗洛伊德之死, 明尼阿波利斯, 2020
摄: Ira L. Black/Corbis via Getty Images

新冠疫情

19位调查参与者提到,新冠疫情使TA们开始关心政治或影响了TA们的政治立场。TA们提到疫情期间国家和个体之间的冲突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有的受访者提到李文亮医生的遭遇影响了TA的政治观点,还有的是因为亚裔在新冠受到歧视而改变了政治立场。14位受访者在调查或访谈中提到了新冠之后的中美关系。其中有的受访者指出各国不同的应对方案也对TA们的政治观点有影响。

政治人物和思想家

13位调查参与者提到了特朗普或特朗普的政策对TA们的影响。多人提到了2016大选和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的表现,也有人提到了特朗普实施的政策,例如医疗改革、限制签证、美墨边境墙以及对华的外交政策。

也有人提及美国进步派政治人物的影响,比如拉丁裔女性国会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 昵称AOC), 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 已故最高法院女性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等。

黑人运动家思想家也对部分受访者有深远影响,比如民权运动家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黑人女性酷儿诗人及运动家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

受访者们也提到鲁迅、胡适等中国思想家。还有受访者提到了李光耀、甘地等中美之外的政治人物,并分别认为李光耀和甘地让TA们看到了不同的政治可能性。

个别受访者提到2018年宪法修正案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规定对其产生影响。

家人、朋友

部分调查参与者指出身边的人(伴侣、父母、祖父母、朋友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TA们的政治观点。有些影响通过对话产生,例如受访者因通过微信群和朋友讨论社会议题而转变想法,也有受访者因从小和经历过政治事件的长辈沟通而受到影响。有些影响源自于受访者对家人的观察,例如一位受访者表示,自己在家中全职劳作的母亲的价值未被充分认可,影响了TA在性别议题上的看法。

教育、阅读

部分调查参与者认为在学校的学习经历影响了TA们的政治观点。TA们提及了高中时期的课程(例如AP 美国政治)和大学时期的课程(政治学、女性研究、黑人研究等)。

有几位调查参与者也提到阅读对TA们的影响。有人说政治哲学和海外中国研究书籍对其观点影响最大,而其它经历则是印证了这些书籍中的观点。也有人表示阅读New York Times关于香港书商的报道对其影响很大,让其能从不同侧面去看待政治事件。

版头: Stop Asian Hate抗议集会, 圣荷西,
摄: Jason Leung

历史中的抗争

有调查参与者认为1989年的六四运动影响了TA们的政治观点。其中一位受访者的家人在1989年是警察，曾与其谈及当年的经历和感受。有的人则是通过网络了解此事，并受此影响。

还有人提到了自己曾学习过HIV大流行期间的抗争运动，并受此影响。

近期发生的抗争

近期在全球各地发生的抗争也影响了受访者的政治观点。部分调查参与者提到了国内和国外的女权运动，其中一位提到了Metoo之前已经开始的国内女权议题，例如受家暴致死的董珊珊事件，另一位表示阿拉巴马州禁止堕胎的法案是TA的女权主义观点彻底觉醒的时刻。不少调查参与者提到了在美国反对警察暴力的运动以及“黑人同命”运动，也有多人提到了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及2014年的雨伞运动，还有参与者提到中国国内的工人权益运动，例如，外卖骑手的维权活动对TA们影响颇深。

亲身参与的社会运动

部分调查参与者认为亲身参与社会运动影响了TA们的政治观点。这些社会运动有的是在学校里进行的(例如校园工会)，有的在校外(例如在香港、美国社会中发生的)。某位受访者表示，参加过社会运动之后，TA不再有一个固定的政治立场。TA的政治立场不是一以贯之的，“摇摆的空间比较大，根据议题来定。”还有一位受访者提到，参加北美女权社群在疫情期间组织的线上和线下活动对TA的影响较大。

其他因素

还有其它一些因素，比如美国医保改革、签证问题、国际难民危机、环境问题、国内言论管控等，也影响了部分受访者的政治观点。

We encourage the Chinese community to stand with Black Lives Matter

Everyone deserves to live with dignity.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同命

现场 的煤炭上升
冲破世界和我的界限...
在片碎的松楸中与它邂逅
世界和我的缝隙 理查德·赖特
黑人同命 我与它突然地邂逅
世界和我的缝隙 理查德·赖特
I CAN'T BREATHE
無法「膚」吸

我们希望鼓励更多华人行动起来支持黑人同命运动。因为这运动在平反美国长久的种族不公平与不公正。

黑人在民权运动中的领导力让华人收益，比如华人投票权的保护与反种族歧视法律都归于其运动的实力。所以华人在道义上也应该和黑人站在一起。

想要真正成为任何一个社会里的一份子，只有承认我们共同的人性才能做到。黑人同命运动所宣传的是：所有人都值得有尊严的生活。我们致力于创造一个这样公平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和黑人站在一起。

Instagram: @ChineseForBlackLives
请扫描关注北美华人支持黑人权益微信群
Scan to follow on WeChat

#Chinese4BlackLives 海报, 设计: Jackie Chen



纪念李文亮, 纽约, 2020. 摄: Pave Fong

2.3 TA们如何参与和组织社会运动?

许多海外中国青年已经亲身参与到TA们关注的议题中, 有的是作为倾听者、目击者, 有的是作为组织者。TA们投身其中的社会议题广泛且时常交叉, 其中包括女权(反家暴、反性骚扰、我们支持Jingyao等)、种族正义(BLM、Asians4BlackLives、反亚裔歧视等)、新冠疫情中的社会不平等(少数群体公共健康、环卫工人防疫与权益问题等)、当地社区运动(社区的环境保护、工人权利、住客权利、选举权利等)、学生运动与劳工权益运动。

海外(留)学生和青年参与社会运动的形式也十分多样。除了上街游行(Women's March, BLM等)之外, TA们也在校园里或线上平台参加或组织与性别、种族等议题相关的讲座和工作坊。有的人因为疫情期间种族歧视事

件频发而发起连署活动, 建立跨高校Asians4justice的社群, 以推动高校提供包容、赋能的教学环境, 支持学生组织反种族主义活动。疫情期间, 许多青年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比如通过线上音乐会为社区互助项目筹款、为非盈利组织募捐、做翻译、制作和发放口罩等。另有在海外高校就读的学生长期在研究生工会内做组织工作, 维护青年学者的劳工权益。TA们中还有人在自己熟悉的科研学术领域发声, 为残障学生和少数族裔争取奖学金。也有行动者们用创新的形式共创TA们希望的对话与行动空间, 比如策划线下性教育互动展。疫情也让海外中国青年尝试组建线上社群, 比如与种族问题和黑人研究相关的读书会, 以及广泛关注性/别议题、BLM、亚裔议题和劳工议题的公众号平台, 以文章、播客、观影和对谈等形式, 把关注社会议题的年轻人连结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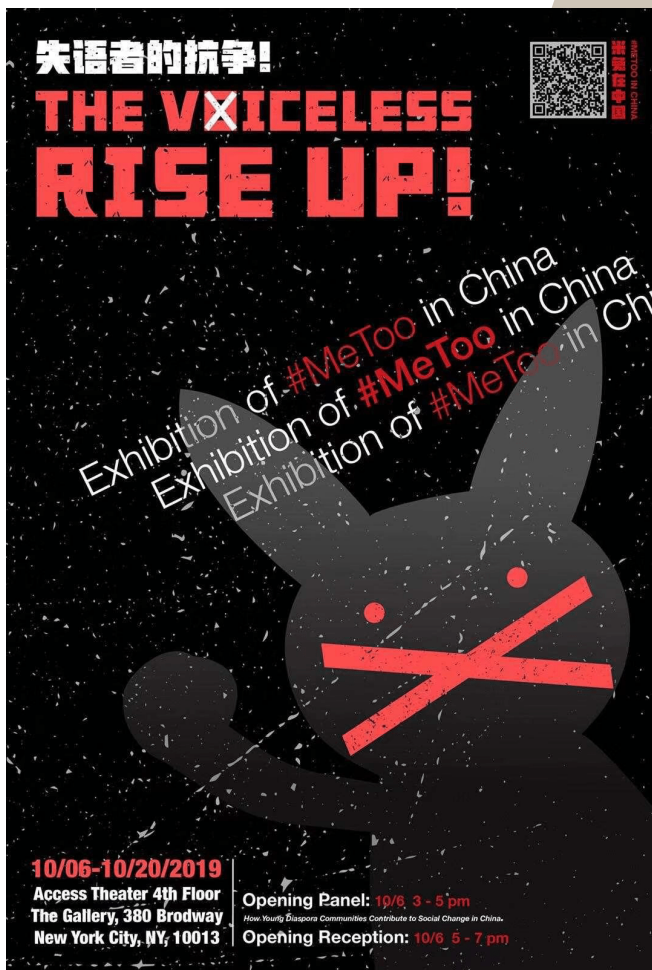
参与及组织社会运动

在调查中,我们收集了一些参与者/组织者的语录,下面与大家分享:

- “接触了解的过程中,经常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有些行动会感到失望,社会运动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是实现自己社会性的一个过程,当情绪已经达到一个高峰,参与社会议题能创造一个小小空间。”
- “在一些议题里,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Stop Asian Hate的语境是Asian Americans,不是Asians, Asians在种族这个语境就是比较沉默的,我们的故事更加微弱。这个Stop Asian Hate,到底包不包括我们,感觉特别复杂,一方面我们也在经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被包括在这里。”
- “当时George Floyd事件之后,一个亚裔学生在兄弟会里发布了不太好的言论,然后我们发表了一个观点性的文章,收到了非常多的恶评,尤其是从家长那里,指责我们为什么不能和亚裔学生抱团。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家长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表达这样的观点。这件事情让我听到了更多我原来完全想象不到的观点,在了解了为什么TA们反对我们的文章之后,我更想和TA们对话。”



图:@ChineseForBlacklives_Vancouver



纽约米兔展海报

- “我觉得参加分享性质的活动很有必要,因为在一个重大事件面前大家都处于一个失语的状态……曾经听过二三十个人分享TA们自己的行动经历,听了之后我觉得更多人应该听到别人是怎么行动的。”
- “在这些事情之后,我觉得更加重视个人故事的讲述。非常具有话语权的東西,比如报纸、公众号、人,会影响到非常多的人,但一个社会不能只有非常庞大的声音,个体的故事、困难、抗争,都是应该被记录的,也是我自己尝试去做的。”
- “感受是其实身边很多人在做这种事情!我们并不孤单。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我经常从TA的分享里看到很多关于社会运动的信息。会发现之前认识的人已经在关注华人劳工,历史课的同学在法拉盛做劳工中心... 我不会管自己叫activist,因为我需要有一个门槛。我只是在做事情。”
- “在我心中激起愤怒感,是我行动的灵感。”

TA们的困境与挑战

海外中国(留)学生与行动者时刻面临“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问题。有的青年积极关注社会议题,但依然在多重身份限制下对政治参与本身抱有顾虑。也有的青年已经在发声和行动,但TA们仍面临地理位置、资源、身份等因素的限制,行动也时常受到多重阻力。

3

3.1 个人、家庭、学校与国家的多重困境



担忧个人前程

部分受访者表示,作为留学生,在选择发展前景的时候要考虑收支和去留等各种问题,常常面临两难。不少人会选择收入更高的专业,进入资本市场牟利。某受访者认为,越是在知名度高的学校念书的学生反而越受制于现行资本运行体制。同时,因为留学本身受家庭的资助,TA们的就业选择也会受家庭影响。有的受访者提到,中国留学生会更重视实用性,比如参与这个活动对个人的学业或者就业有什么好处。大多数海外青年持学生或工作签证,TA们往往担心自己不是所在国公民、不能为社会运动做什么,也会担心参与社会运动的潜在风险会影响自己的签证。

心理健康

许多人提到在海外面临的种种压力与定期心理咨询的重要性。但由于国内的成长环境缺乏对心理健康的重视,自己也往往忽视定期的心理咨询。尤其在危机时刻,例如在针对亚裔暴力事件期间,相关的心理疏导服务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支持。

自我审查与对社运的高风险评估

自我审查和如何对政治参与的风险进行评估是海外(留)学生和行动者常年面对的问题。一位受访者分享了在做了一个关注环卫工人生存状况时自我审查的经历,最后发现其实并没有遇到太多公权力的审核。另一名受访者谈到国人的心里对于抗争的风险评估往往过高。国人从小受到的教育是鼓励服从的,且认为“枪打出头鸟”。长期形成的自我审查习惯,让很多身在海外的人也难以畅所欲言。

模糊的身份认同

受访者提到,在内地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的留学生,在初入他国参与讨论时往往无法区分“党”、“国家”和普通人的概念。一些学生因对故土的思念而对上述概念把握得更加模糊不清。中国学生也往往不知道如何在美国课堂上讨论中国。例如,有受访者分享到,课堂上经常会遇到对中国知之甚少的人提出充满刻板印象的评论,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回复,如何把握不偏不倚的分寸,既不陷入中国官方话语体系,又不支持以偏概全、带有歧视性质的反对观点。另一位受访者提到,在美国留学的这些年间,自己曾经的民族主义情绪慢慢发生转变,开始理解更为广义的华人中文圈以及海外华人(Chinese diaspora)的处境和观点。

不少人提到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身份危机。例如,留学生身份的一些特殊性让TA们既不属于亚裔美国人,又在融入美国校园生活与社会文化生活的过程中慢慢脱离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主流宣传。这样的特殊身份让留学生与其他社群建立连结时面临许多挑战,要花些精力理清不同议题的交叉、重合与角力。

3.2 行动的挑战

多重资源限制

时间经济等资源限制了活动的规模和可持续性。有的受访者提到自己组织的学术与艺术沙龙,受众并不少,但受时间等资源的限制,活动并不能持续进行。受访者也提到,很多现存的组织规模小且不持续,不像北美本地一些有成员制度的机构,会定期发通讯邮件和给捐助者的反馈等等。

不同议题之间的交流有限

不少受访者表示自己关心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某一个领域,虽然同时对其他公共议题感兴趣,但缺乏建立有效联系的途径。例如,一位受访者表示自己一直参与女权议题,虽然同时也对劳工议题感兴趣,但缺乏深入参与的途径。

缺乏行动者之间沟通与联系的渠道

一位受访者谈到,自己在开始组织一个筹款活动的时候面临着无人可联系的困境。最终还是从零开始,一点一滴地与其他文理学院建立联系。如果有更好的渠道,比如已建立的联系网络,自己办活动和筹款也许就能少走些弯路。

保守主义对海外运动的影响

一位受访者分享了在东亚邻国交换时,校园反性暴力活动受到了一些老师的反对。TA在校园里观察学生活动,发现推动改变阻力重重。同样的,一些早期移民美国的华裔也支持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保守势力。另一位受访者注意到,美国奉行保守主义的华裔行动力很强,有着相对一致且稳定的工作环境,还有着稳固的社交联系,比如同属教会等。这种组织能力和资源往往是进步派青年很难具备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进步派若是不愿意加强与保守派的对话,对于一个社会的多元发展也许更不利。一位受访者观察到,在TA参与的学校社团里,进步派同学是多数,政治观点相对保守的同学会受到排挤。

3.3 海外中国学生与行动者的担忧

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

超过七成参与者都表示,作为身处中美两国夹缝之间的留学生,比较担心如何应对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一方面,TA们担心比较现实的个人就业、学业问题,比如说受疫情影响,TA们不确定自己能否按时毕业、何时能回中国或回美国继续学业或工作,或者是否能够在美国找到工作留下来。另一方面TA们也很担心,自己往返中美的身份让TA们更容易受到攻击,比如说在美国发生的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很多参与者表示疫情期间,TA们因为媒体上常常报道种族仇恨犯罪而感到害怕紧张。在特朗普政府“中国病毒”政治话术的煽动下,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反华情绪高涨,让TA们很难在公共场合里觉得安全。

国内“不友好”的环境

同时TA们也因为国内互联网上对海外中国(留)学生的偏见感到心痛无力。国内舆论会指责TA们为“叛国贼”、不知道如何感恩政府,认为TA们都被西方教育“洗脑”,抗压能力低,是靠优越的家境逃离国内竞争的投机主义者。大多数出国留学的青年并不希望留学生群体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来自国内的监督和批评,甚至是政府对海外公民的管控。TA们害怕自己在海外的某些言论、行为在回国的时候对未来就业、个人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所以自己常常会有意识地避免可能引起争议的言论及行动。



行动建议

我们能做些什么？

What Can You Do To Support Progressive Chinese Youths?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对海外中国(留)学生、进步青年及其盟友提供如下建议:

如果你是对社会正义感兴趣,但不确定自己应如何参与其中的中国(留)学生/海外青年:

- ✿ 明确阻碍你参与社运及政治讨论的不利因素,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法或缓解措施:
 - 若担心个人安全及隐私问题,可客观评估风险,选用Signal, Telegram等通讯工具,并避免在公开领域发布真实姓名、地理位置、学籍等个人信息。
 - 若担心签证及居留权等问题,可查询所在国相关法例,了解所持签证享有的政治及社会参与权利。
 - 若担心时间精力投入过多,影响学业、工作或身心健康,可在保障自身需求后明确可支配时间,适时、适度参与,避免陷入过度投入或完全放弃参与的两极状态。
 - 若在语言、文化、社交上存在一定心理障碍,可在兼顾身心需求的同时,尝试迈出自己的舒适区,多与不同种族、背景、立场的人交流,以更深地理解与我们息息相关但可能缺乏了解渠道的问题。

寻找及建立价值观相似的社群:

- ✿ 寻找议题兴趣与价值观相似且可信赖的网络或线下社群,尝试参与并协助推广现有的社群活动,力所能及地为社群运作提供支持。
- ✿ 与有共同意愿、需求、担忧的人创建属于你们的社群:很多拥抱进步思想的海外中国青年表示渴望有一个相互支持、彼此促进且多元的社群,既可以严肃讨论问题也可以一起抱团取暖。从个人操作层面来说,可以有意识地与身边人讨论具体、切身的社会议题(比如种族或性别歧视问题,住房、家庭、教育需求等),了解TA们的看法、参与讨论及行动的意愿及阻力,从而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合作。可从建立小型的协作群体——线上交流、资源分享、读书会等——开始实践,从而形成一定的社群意识,建立信任,共同行动。
- ✿ 主动了解、适当参与你所在地区的政治讨论与社会运动,力所能及地支持身边及本地社群的正义事业(比如协助传播活动信息、提供翻译等服务、从海外中国(留)学生/青年的视角提出建设性意见等)。

如果你是已活跃于社运、有一定组织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或青年:

- ✿ 理解并重视中国(留)学生身份对于社群成员的影响,并提供相应的支持:
 - 在阐述关注的议题时,注重其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切身相关性。
 - 若条件允许,增强议题的跨国性,鼓励社群成员探讨中国国内社会政治议题、所在地的本地议题及二者之间的联系,并参与相关行动。
 - 关注中国(留)学生身份认同、所受歧视、所在国的不利政策等如何影响社群成员的身心健康、参与度与行动力,有意识地引导更多支持性的讨论与行动。
- ✿ 搜集并提倡社群成员自主寻找相关的资源:
 - 比如如何在学校及工作场所反歧视、如何举报仇恨事件(是否有比报警更能避免暴力的社区处理渠道)、在自己或他人遭遇创伤及其它危机时如何及时进行有效的干预等。
- ✿ 公开讨论在海外参与社运及其它政治行动的风险与风险规避的策略,引导社群成员对参与成本和风险进行合理评估,尽量降低心理及实践门槛。
- ✿ 积极参与和组织多角度、跨议题的讨论,有意识地把握议题的交叉性(包括且不限于性别、劳工、种族、残障、环保等),力所能及地支持深耕于其它社会正义议题的组织及个人。
- ✿ 在对中国议题缺乏了解的本地社群中,强调海外中国(留)学生/青年的视点和需求。
- ✿ 与所在国当地的草根社运群体进行合作与联动,促进相互了解、资源共享及行动上的支持。

如果你是北美或其它地区的盟友,希望支持海外中国青年追求社会正义:

- * 了解中国(留)学生及行动者的观点及需求,并为TA们提供发声与行动平台。
- * 支持进步的中国(留)学生组织者、行动者开展TA们的项目。
- * 倡导对中国(留)学生及行动者有利的政策和举措,让其有更多的资源、空间与社会支持去实践社会正义。比如,Stop Asian Hate需要关注中美关系以及国际学生的处境;心理健康服务需要提供母语心理咨询师;在组织本地活动时应加强语言、文化背景、历史脉络的跨语境翻译意识等。
- * 若你的社群中有中国(留)学生或海外青年,有意识地提供安全且自由的交流空间,避免强迫TA们政治性“出柜”,让TA们承受不必要的政治风险。理解中国(留)学生及海外青年的风险规避倾向,不先入为主地陷入种族主义偏见,预设TA们思想保守或政治冷感。
- * 帮助中国(留)学生和青年行动者连接当地的草根组织,让TA们与本地社会运动有更多接触,共享组织经验与行动资源。

结语

尽管——或许也正因为——有如此多的困境和担忧，众多海外中国(留)学生及青年行动者期待加入，或已经投入到本地及跨国的社会运动中来，成为政治行动中进步力量的一份子。CSA(中国(留)学生和行动者网络)的我们，也是受到各自社群的激励与启发，希望以此平台连接和支持海外中国青年行动者，创造更多共同协作与行动的可能，让我们在各自行进的道路上不再孤单。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鲁迅先生一个世纪前的呐喊，让我们和你一起来回应。



#反对针对亚裔的仇恨

也必须包括支持

#黑人的命也是命

#取缔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性工作者去罪化

#去殖民化这片土地

#反抗白人至上主义

#粉碎父权制

调研/撰稿

YZ, KL, JC, Kun, 七七, Ria

设计/协力

G, 七七

素材

CSA Fellows
Faye Fong

特别鸣谢

CSA 2021 Fellows

联系方式

chinesestudentactivist@gmail.com